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短篇小说选



信号员

[英] 狄更斯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中 短 篇 小 说 选

信 号 员

〔英〕 狄更斯

李国星 译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乌力吉

世界文学名著书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海拉尔市新春路08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金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0 字数：2100千字

2002年4月第1版

2004年9月第2次印刷

ISBN 7-80506-913-1/I·364

定价：416.00元

目 录

信号员	[英] 狄更斯	(1)
黑面纱	[英] 狄更斯	(14)
儿子的否决权	[英] 哈代	(25)
三怪客	[英] 哈代	(42)
天意和吉他	[英] 史蒂文生	(60)
皇帝与小姑娘	[英] 肖伯纳	(89)
品质	[英] 高尔斯华绥	(99)
永久占有	[英] 格林	(106)
托勃莫雷	[英] 萨奇	(118)
红毛	[英] 毛姆	(126)
水手舅舅	[英] 玛丽·安·兰姆	(146)
流浪汉威利的故事	[英] 瓦尔特·司各特	(155)
艾米·福斯特	[英] 约瑟夫·康拉德	(172)
墙上的斑点	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	(197)
公爵夫人和珍宝商	[英] 弗吉尼亚·伍尔夫	(205)
阿拉比	[爱尔兰] 詹姆斯·乔伊斯	(212)
美妇人	[英] 戴·赫·劳伦斯	(218)

信号员

[英] 狄更斯

李国星 译

“喂！下面听着！”

他听到这么叫他的声音时，是站在值班房门口，手中的旗子卷在短短的柄上。从那里地形看，我相信他肯定知道这声音来自哪个方向；然而尽管我就站在他头顶的峭壁上，他却并不抬头看我，反而转身朝铁路线上眺望。他这么做时，态度有些特别，尽管我确切说不清特别在什么地方。我只是觉得他的态度很特别，以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虽然他的身体按照透视法相应缩短了，又处在下面一条深沟的阴影中。我却站在他顶上高高的地方，强烈的夕阳光辉正笼罩着我，我必须用手挡在眼睛上，才能看清他。

“喂！下面听着！”

他不再眺望铁路，旋转过身子，抬起了头，看到了站在上面高处的我。

“这儿有没有路，我可以下来与你谈谈？”

他仰起脸望着我，没有回答，我俯视着他，不想急着重提这个不重要的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地面和空中隐隐出现了一阵颤动，随即变成了强烈的震荡，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，使我慌忙退后了一步，仿佛它的力量足够卷我去似的。当蒸汽使疾驰的火车冲上峭壁，经过我的身边，向远处滚滚而去以后，我再向下探望，发现他正把火车经过时展开的旗子重新卷拢。

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。他专注地端详了我一会儿，这才举起手中卷拢的旗子，指指我站的峭壁上两三百码远的地点。我朝下向他喊道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然后朝他指的地点走去。到了那儿，我细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才发现了一条崎岖曲折的小径，沿着斜坡上凿出的梯级

向下蜿蜒，我便踩着这条路下去。

这个路堑非常特别，两旁又非常陡。它是从粘滑的山石中开辟而成的，我越往下走，那些石头越是潮湿，渗出的水也越多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走得很慢，这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回忆他向我指点这条路时，那副勉强和不得已的独特神气。

当我走到曲折的小径下端，再看他时，我发现他站在铁轨中间，刚才火车便从这条路上通过，他的姿态好像是专门在等我。他用左手托着下巴颏儿，那胳膊肘便搁在横过胸前的右臂上。这种等待和提防的姿势使我觉得有些蹊跷，我不由得站住了一会儿。

我重又往下走，到达了铁路旁边，逐步向他靠近，发现这是一个脸色又黑又黄的人，胡子是黑的，眉毛粗浓。他的职务便是守在这儿，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荒凉阴沉的地方。不论哪一边，都是高低不平的、潮湿滴水的石壁，抬头只能望见一条狭长的天空。向前看，一边只见到这个大土牢在弯弯曲曲、漫无尽头地向前延伸，另一边不远处有一盏阴暗的红灯，红灯那边是更加阴暗的隧道口，隧道黑咕隆咚的。建筑结实，给人一种粗野、窒息、恐怖的感觉。阳光在这里简直无路可入，以致空中弥漫着泥土和霉烂的气味；阴风不时阵阵吹过，使我不寒而栗，仿佛已离开了人间世界。

在他动弹以前，我已走近他的身边，可以摸到他了。即使就是这时候，他仍未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，只是退后一步，举起了一只手。

我对他说，在这儿工作是很寂寞的，我从那边峭壁上向下探望时，正是这点吸引了我。据我猜测，在这儿客人是罕见的，因此我想，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不受欢迎吧？我见到的这个人一辈子生活在狭小的天地中，直至最近才摆脱了一切，重新燃起了兴趣，想看看人们的伟大活动。我讲的大致便是这些意思，但我的措词是否合适，我毫无把握，因为我一向不善于跟人谈话，何况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东西，使我不敢随随便便。

他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瞧了一下隧道口的红灯，又向它周围打量了一会儿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，然后向我回过头来。

他也管那灯吧？是吗？

他回答时声音轻轻的：“难道你不知道它是归我管吗？”我端详着他呆滞的眼睛和阴沉的脸，头脑中闪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：这是一个幽灵，不是人。于是我开始琢磨，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想法。

这使我退后了一步。但在我这么做时，从他眼眸中我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对我的畏惧。这样，我的荒谬思想便不翼而飞了。

“你望我时，”我说，勉强笑了笑，“好像有些怕我。”

“我有些记不清，”他答道，“似乎以前看见过你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他指指他刚才望过的那盏红灯。

“在那儿？”我说。

他一眼不眨地注视着我，答道（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）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的老兄，我在那儿干吗啊？好吧，不去讲它，反正我从没到过那儿，这你放心好了。”

跟我一样，他的顾虑也没有了。我问什么，他立刻回答什么，态度从容，措词恰当。他在那儿忙不忙？很忙，那是说他的责任很重，但一丝不苟和高度警惕是对他的最大要求，至于真正的所谓工作——体力劳动，却很少存在。变换信号、修剪那些灯的灯芯、有时转动一下这根铁柄，便是在那个意义上他所要干的全部劳动。关于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时刻，我却对此很重要，他却说，这种刻板的生活方式在他说来早已形成，他从小就习惯了。他在这条深沟里还学会了一种语言——如果单凭眼睛了解事物，赋予粗糙的思想以相应的发音，可以称作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话。他还能计算分数和小数，学过一点代数；但以前，在他小时候，他对算术根本不会。他上班时，是不是必须待在潮湿的山沟里，绝对不能离开这些高耸的石壁，到上面的阳光中走走？哦，那得根据时间和条件决定。有时火车到得多一些，有时少一些，白天和黑夜的某些时刻都是这样。在晴朗的日子，他有时也离开下面阴暗的地道，到上面活动活动。但通信机的电铃随时可能找他传递消息，这时他必须特别注意，因此我想，他并没有很多的

轻松时刻。

他带我走进他的值班房。那儿生着火，放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有工作簿供他记载一天的活动，还有一架电报机，包括指示板、机面和磁针，以及他刚才提到的小电铃。我说，希望他不要见怪，但我认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也许（我想我这么说并无恶意）他的文化程度高于目前的职务，他答道，这种稍稍不相称的情形在各行各业中并不罕见，他听说，在工厂、警察局，以至最糟糕的部门——军队中，都是如此；据他所知，在铁路的任何上层机构中也不可避免。他年轻的时候（我难于相信，待在这小屋子里的人也可能有年轻的时候），学过自然哲学，听过讲课，但他莽莽撞撞胡乱行事，错过了各种机会，结果每况愈下，再也无法出头了。在这方面他不能抱怨什么。他给自己做了一张床，他只得躺在这上面，现在要换一张已为时太晚了。

这些话是经过我压缩的。他谈的时候从容不迫，那严肃阴沉的目光有时望望我，有时望望炉火。他不时插一声“先生”，每逢谈到他的青年时代，更是这样，似乎要求我理解，他并不想自命不凡，他只是我现在看到的他而已。那个小铃打断了他几次，他必须收读电文和发回电。有一次火车经过，他不得不站在门外，举起了旗，与司机交谈几句。我看到，在执行任务时他一丝不苟，非常精细，谈话简短扼要，讲完了必须讲的话以后便保持沉默。

总之，我觉得，从担当这样的职务看，他是个特别适合的人选，只有一点叫我不能理解，那就是在他同我聊天时，两次脸色发白，中断了谈话，一次是尽管小铃没有响，他却把头转向了它，还有一次是打开小屋的门（为了不让有害健康的潮气进屋，门一直关着），向隧道口附近的红灯张望了一会儿。在这两次，他走回火边时，脸上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气，这种神气，我们在刚才还离得远远的时候，我已发现过，只是不知其确切的意义。

我站起来打算告辞时说：“你几乎使我觉得，我见到的你是个无忧无虑的人。”（可能我应承认，我这么讲的原因只是要让他感到满足。）

“我相信我一向如此，”他答道，声音像开始谈话时一样轻，“但

我心里其实很不安，先生，很不安。”

如果可能的话，他可能会收回他说的话。然而话已经讲了，而我又很快接了上去。

“为什么？让你不安的是什么事？”

“这是很难讲清楚的，先生。这谈起来非常不容易。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，我尽量告诉你吧。”

“好吧，这很明确，我一定会再来看你。你说，我应什么时刻来？”

“一到天亮我就下班了，要到明天晚上十点再上班，先生。”

“那么我在十一点来。”

他感谢了我，与我一起走到门口。“我用我的白灯给你照亮，先生，”他说，声音低低的，有些特别，“让你找到上坡的路。但等你找到它以后。别再喊我！你到了山壁上也别出声！”

他的态度使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冷了，但我只是答了声“很好”，就没再说什么。

“等你明天晚上下来时，也不要喊我！请允许我在临别前提一个问题。今天晚上你大喊：‘喂！下面听着！’这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我只是为了招呼你，大概是讲过那样的话……”

“不是大概，先生。就是这句话。我听过多次了。”

“就算你听到过好多回吧。但不用怀疑，我是因为看到你在下面，才这么讲的。”

“有别的原因吗？”

“难道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不成？”

“你意识到没有这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促使你这么讲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他向我道了晚安，举起了手中的灯。我朝铁路线下行的方向走去（我很不自在，仿佛背后有一列火车正在驶来），找到了路。上坡比下坡容易一些，我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客店中。

下一天夜里，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准时前往，我的脚踏上斜坡上那条曲折的小径的第一级时，远处的时钟正打十一下。他在坡底等我，手中提着他的灯，我走到他身边后说道：“我没有喊你，现在可以讲话了吧？”“当然，先生。”“那么，晚安，这是我的手。”“晚安，先生，这是我的手。”这样，我们并排走向他的值班房，进了屋子，关上门，坐在火边。

在我们坐定后，他立刻稍稍向前俯出身子，用轻的跟耳语差不多的声音开始道：“我已打定主意，先生，不必你再问第二次，便告诉你使我不安的是什么。昨天晚上我以为你是另外一个人。那使我不安。”

“因为你弄错了？”

“不。因为那另一个人使我不安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跟我差不多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从没见过他的脸。他的左手一直遮在脸上，右手挥动着——剧烈地挥动着。这个样子。”

我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动作，那是警告的手势，仿佛他非常急切地在拼命喊叫：“看在上帝份上，赶快离开铁路！”“一个月夜，”那人道，“我正坐在这儿，听得一声喊叫：‘喂！下面听着！’我一跃而起，从门口眺望，看见这个人站在隧道附近的红灯旁边，像我刚才做给你看的那样，向我挥手。那嗓音仿佛喊哑了，喊的是：‘当心！当心！’然后又喊道：‘喂！下面听着！当心！’我抓起我的灯，把它转成红色，朝那人影直奔而去，一边喊：‘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？在哪儿？’当时他就站在黑洞洞的隧道外边。我走近以后，有些纳闷，不知他为什么用衣袖遮着眼睛。我跑到他跟前，伸出了手，想把衣袖拉开，顿时他不见了。”

“跑进隧道了？”我说。

“没有。我跑进隧道，走了五百来码，这才站住，把灯举在头顶

上，我看到了里程碑上的数字，看到了石壁上蜿蜒而下的水渍，看到了拱顶上渗出的水点，但我没看到他。我赶紧跑出隧道，比进去时跑得更快（因为对这地方我天然怀有没法忍受的厌恶），我用我的红灯在那盏红灯周围查看，又从铁梯爬上隧道顶的平台，然后下来，跑回这儿。我向铁路两头发来了电报：‘我接到了警报。出什么事没有？’两头的答复都是：‘一切正常’。”

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指在我的背脊上缓缓移动，但我强作镇静向他说明，这个幻影一定是他的错觉，有时疾病影响了主管视觉器官的某根神经，这种现象便会发生。大家知道，这常常弄得病人烦躁不安，其中有些人甚至意识到了这种折磨的性质，对自己进行试验，结果也证实了这点。“至于喊声的幻觉，”他说道，“那么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山沟里，我们说话这么低的时候，你只要静静听一会儿风声，或者风怎样在电报线上呼啸而过，你便容易产生那种幻觉。”

我们坐在那儿听了一会以后，他答道，我的话都很对，他应该对风和电线多了解一点，因为他时常得独自一人在这儿守望，度过漫长的冬夜。但是他必须向我声明，他刚才的话还没讲完。

我请他原谅，于是他拍拍我的胳膊，又缓慢地说了下面这些话：“在那个鬼出现以后不到六个小时，在这条铁路上一起重大车祸发生了，不到十小时，死伤者便陆续运出隧道，经过了那个幻影站过的地方。”

不安的战栗通过了我的全身，但是我尽量避免这种情绪感染。我答道，很显然，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巧合，它必然会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但毫无疑问，这种令人惊异的巧合是经常发生的，在分析问题时这一点必须考虑在内。我又道（因为我看到他似乎要对我进行反驳），当然，我应该承认，正常的人在思考生活问题时，对巧合一般是不大理会的。

他又要求声明道，还没有说完他的话。

我又请他原谅我再次打断他的话。

他重新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，用迷茫的眼睛从肩上望望背后，开

始说道：“这事正好发生在一年以前。过了六七个月，我已从诧异和震惊中恢复过来，可是一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站在门口，望着那盏红灯，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鬼。”他停止了，一眼不眨地瞧着我。

“它喊你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它没有出声。”

“它挥动胳膊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它只是靠在灯杆上，两只手遮住了脸。就像这样。”

我又一次端详他的动作。这是哀悼的动作。我在坟地上见到过这种姿势的石像。

“你向他走去没有？”

“我回到屋里坐下了，这一部分是为了让思想镇静一些，一部分是因为它使我有些头晕。等我重又走到门口时，日光已高高照在头顶，鬼不见了。”

“但接着发生什么事没有？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吧？”他用食指在我手臂上轻轻叩了两三次，每次都露出恐怖的神色点一下头：“正是那天，一列火车驶出隧道时，我从靠我这边的车窗中发现车内乱糟糟的，许多人的头和手挤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在挥动。我一看到，立刻向司机发出信号；停车！他马上关闭机器，紧急刹车，但火车仍从这儿向前滑行了至少一百五十码。我随即奔去，还没到达那儿，便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。在一节车厢中一个美丽的少女突然死了，她给抬到这屋里，停在我们中间的这块地上。”我情不自禁地把坐椅推后了一些，望望他指出的那些地板，又望望他本人。

“这是真的，先生。真的，当时的情形就像我讲的一样，一点也不假。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，我的嘴非常渴。风在电线上呼啸，用漫长凄凉的哀鸣代替他的故事。

他重又开口道：“现在，先生，想想这一切，你就清楚我心里多么不安了。一星期前那个鬼又回来了，从那以后，在这儿它经常出现，但断断续续，忽隐忽现。”

“是在红灯那儿吗？”

“在红灯那儿。”

“它像在做什么呢？”

他尽量装出迫不及待地拼命喊叫的样子，重复了一遍以前那个手势：“看在上帝份上，赶快离开铁路！”然后他继续道：“这使我无法平静或休息。它在喊我，往往接连几分钟之久，显得十分危急：‘下面听着！当心！当心！’它在那儿站着并向我挥手。它使我的小铃发出声音……”我抓住这机会，问道：“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时，你走到门外，是因为它弄响了你的铃吗？”

“是的，铃响了两次。”

“好啦，”我说，“你瞧，你的想象使你上了大当。那时我的眼睛看着铃，我的耳朵也在听着，如果我还是一个活人，那么我没有听到铃声。没有，别的时候也没有听到，它只在车站与你联系时，才按照事物的自然法则发出声音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我那样的错误还从没犯过，先生。我从来不致分不清鬼的铃声和人的铃声。鬼的铃声是铃中一种奇怪的震动，它没有任何来源，铃也从来不动。你没听到铃声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但我听到了。”

“那么你向外张望时，鬼还在那儿吗？”

“它在那儿。”

“两次都在？”

他坚定地重复了我的话：“两次都在。”

“现在你愿意与我一起到门外，看它是否在那？”他咬着下嘴唇，似乎有些不愿意，但还是站了起来。我开了门，站在台阶上，他站在门口。那儿的红灯亮着。可以望见阴森森的隧道口。可以望见铁路两旁高耸的潮湿石壁。星星在石壁上空闪烁。

“你看到它没有？”我问他，特别注意他的脸色。他的眼睛鼓起，睁得大大的，但也许，我焦急地把目光投向那同一地点时，我的神色并不比他好多少。

“没有，”他答道，“它不在那儿。”

“没错。”我说。

我们重又回到屋里，关上了门，坐在各自的座位上。我正在考虑如果这是我占了优势我该怎么利用这优势时，他又开口了，而且口气那么斩钉截铁，在主要的事实问题上似乎我们之间并无分歧，这使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，又落到了最不利的地位。

“先生，现在，你应该知道全部了，”他说，“使我这么害怕、这么不安的是这个疑问：那个鬼到底有什么要向我表示呢？”

我告诉他，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明白这点。

“它在警告什么？”他一边说一边琢磨，眼睛望着炉火，只是偶然看我一眼。“那是什么危险？在什么地方？铁路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。也可能发生可怕的灾祸。在前两次出事后，还会发生第三次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这的确弄得我惶恐不安，无法平静。我能做什么呢？”

他掏出手帕，擦掉了额头上的汗珠。

“如果我用电报向铁路两头，或者任何一头，发出危险警报，却讲不出什么原因，”他继续道，用巴掌抹着汗，“我只能自找麻烦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他们会认为我疯了。事情会这样：我发电道，‘危险！注意！’他们回电道，‘什么危险？在哪里？’我发电道，‘不知道。但是看在上帝份上，千万小心！’结果他们把我撤换了事。他们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办呢？”

他内心的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。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感受的精神折磨，他要为生命负责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尽这责任，这让他忍受不了。

他把乌黑的头发掠到脑后，在极端的忧郁苦闷中，用两手不住向太阳穴那里揉擦，一边继续道：“如果事故一定要发生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它要发生在哪里？如果这可以防止的话，怎么防止又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，用手遮住了脸，它为什么不告诉我：‘她快死了，让她留在家中？’如果那两次它来是为了让我看到，它的警告是可靠的，因而使我对第三次有所防备，那为什么现在不向我明

确提出警告？可我，上帝帮助我吧！我只是守在这偏僻地方的一个可怜的信号员！为什么它不找别的可以信任、又有力量采取行动的人呢？”

我看到他这副样子，觉得为了这个可怜的人。同样也是为了公众的安全，我目前应该做的便是安定他的情绪。因此我把我们之间关于真不真的讨论完全丢开，向他表示，任何人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，这就行了，尽管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他不理解，但他理解自己的责任，这至少是值得欣慰的。我的努力成功了，这比说服他放弃他的信念效果大得多，他变得镇静了；时已深夜；他的职务所规定的工作需要他更集中注意力，于是在凌晨二时我离开了他。我曾表示愿在这儿过夜，但他坚决不同意。

我走上斜坡的时候，不断回顾那盏红灯，我讨厌它，如果我的床铺在它下面，我一定睡不安稳，我想我不必隐瞒这点。那两次意外事故和那个死去的姑娘也使我感到不快，我认为我应公开这点。

但是我头脑中考虑得最多的，是我听到这秘密以后，应该如何办？这个人是明智的、清醒的、勤劳的、精细的，这我已获得证明；但处在目前的心理状态，他能永远这样吗？尽管他只是一个职员，但他担负着极端重要的责任，那么我愿意（比如说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以便保证他继续一丝不苟地行使他的职责吗？

我觉得，如果我把他告诉我的事，通知他公司的上级，那无异是对他的背叛，我那么做肯定不行。我首先应该坦率地对待他，要他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，因此我最后决定，打算陪他（同时暂时保守着他的秘密）去找我们所知道的当地最有经验的医生，看他有何见解。他告诉过我，第二天他上班的时间有些变动，下班是在日出后一两个小时，到日落后不久便上班。我与他约定到时候再去看他。

第二天傍晚天气很好，我提早出门，想看看夜色。我穿过田野，走近深深的路堑顶上时，天还没有黑，我对自己说，我的散步得再继续一个小时，半小时往前走，半小时往回走，这样正好是前往信号员小屋的时间。

在继续散步以前，我走到山壁边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地点，机械地向下瞧瞧。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惊恐心情，因为就在隧道口的附近，我看到一个人用左手的衣袖遮没了眼睛，拼命在挥动他的右手。

无名的恐怖压得我透不出气，但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我马上发现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人，离他不远还有一小群人，他似乎是在向他们表演他刚才作的手势。还没点亮危险信号灯。灯标旁边搭了一个矮小的木棚，这是以前我从未见过的，它由几块木板和一张帆布构成，大小不过相当于一张床铺。

我不由得意识到这儿出了什么事，刹那间自我谴责的恐惧感笼罩了我的心，我觉得这灾祸可能是由于我离开了那个人，没有通知派人去查看或纠正他做的事。于是沿着小径我尽快往下直跑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那些人。

“今天早上信号员压死了，先生。”

“是待在值班房的那个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那个人我是不是认识？”

“你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先生，你是不是认识。”那个人代表大家说，庄严地摘下帽子，提起了帆布的一只角，“因为他的脸还相当安详。”

“啊，这是如何发生的，如何发生的？”我问，把脸转向一个人，又转向另一个人，这时又盖上小木棚了。

“他是给车头撞倒的，先生。在英国他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自己的工作。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退出轨道，那时天已大亮。他吹灭了火，把灯提在手中。火车驶出隧道时，他背对着车头，它把他压在下面了。驾驶机车的人刚才把当时的情形做给大家看了。汤姆，再做一遍给这位先生看。”

这是一个穿粗糙的黑衣服的人，他走回了隧道口他原来站的地方。

“在隧道中车子打弯时，先生，”他说道，“我看到他在隧道口，好像这是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一样。刹车我已来不及，但我知道他一向十分小心。由于他似乎并没听到汽笛，车子却在向他驶去，我赶紧关闭机器，一边尽力大声喊他。”

“你喊什么啦？”

“我说：‘下面听着！当心！当心！看在上帝份上，赶快离开铁路！’”

我吃了一惊。

“唉！这个时刻太可怕了，先生。我不停地喊他。我不敢看，用这条胳膊遮住了眼睛，还用这条胳膊一直挥到最后，但一切都是枉然。”

任何一个奇怪的细节我不想再谈了，在这篇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我只想指出，火车司机发出的警告，不仅与不幸的信号员一再向我复述的那些叫他不安的话完全相同，而且与我——不是他——赋予他所模仿的那个手势的那些潜在的话（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心中）完全相同。